



□ 高步明

我们抖落一身尘土和喧嚣,把自己放逐于巴山渝水,驰骋飞翔。山侧目,水波漾,雾萦绕,向远山、向巫峡。

踏进巫山县城,顿觉这里有一种神秘的气息,让人浮想联翩。想到了诗人屈原汨罗自沉的凝重、楚人宋玉《高唐赋》的幽梦、三峡大坝建成后“高峡出平湖”的奇观……然而,此行长途跋涉慕名前来,却不是因为亦真亦幻的传说,而是想要循着那条“之”字拐天路,探访人世间的神奇。

山间腹地,阡陌纵横,梯田相叠。站在鸡冠梁观景处,清晰可见在飞瀑清泉掩映下,下庄村孤悬井底,四周背倚千仞绝壁,仰望万丈山巅。

从“井口”到“井底”,垂直距离逾千米,仅有一条逶迤在绝壁上的‘一百零八道拐’通往外界。老百姓说,走在那条路上,‘上山脚发抖,下山头发昏’。几十年来,爬山摔死的乡亲就有二十多个,更不要说每年上百万公斤粮食卖不出去、几百头猪运不出去,老百姓世世代代都盼着能有一条路走出大山,过上好日子……”陪同我们前往的巫山县竹贤乡党委书记曾云峰介绍道。

回味着曾书记的讲述,我们踏上了通往下庄村的绝壁天路。来下庄前,我曾在媒体上多次见过关于这条道路的报道,人们感叹于它的神奇,感慨着它的雄伟,然而,当我真正踏上这条路之后,才发现最贴切的描述远不止这些。

穿行在约4米宽的公路上,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垂直崖壁,另一边是无法直视的万丈深渊。云雾漫天,车行在蜿蜒迂回的山路上,每一个拐角处都似乎是到了尽头,却又突然出现“之”字形大拐弯,让人的视觉和心理都猝不及防,情不自禁地抓紧了车上的保险带,更在手心捏了一把冷汗。

也不知拐了多少个弯,这段8公里的路终于结束在下庄村的村口。我刚长长舒了一口气,却感受到另一份沉重。

径直走进下庄人事迹陈列馆,钢钎撬、雷管炸、两脚蹬……二十多年前乡亲们使用的开路工具一一展现在眼前,好似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场景。

你看,身强力壮的下庄男儿采用最原始的方式,在空中荡、壁上爬,凿炮眼、敲石头,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敲打,倔强地问天要路,把路一点一点向前推进。

你看,山谷之中,留守村里的妇女忙着做饭做饭,全村没有一个人闲着,毕竟,这是全村人的开山路,更是



□ 申瑞瑾

若非笔会说要去看三清山,我压根没想过世上还有一座叫这个名字的山。冲着这座被传得“神乎其神”的山,我如约去了江西,去了上饶,去了百灵草山庄,认识了一拨新的文友。

那时,刚立冬几日,烟雨迷蒙。

笔会的最后一天,我们早坐上大巴从百灵草山庄出发,跨过清澈的信江,穿越上饶市区,来到传说中的三清山。我在湘西长大,一般的山,难得打动我。下车时,群山并未带给我别样的惊艳,记得住的只有停车场边新栽的银杏树,稀落落地飘舞着蝴蝶般的黄叶。

走栈道时,方觉三清山的气场。浓雾环绕群山,栈道曲曲弯弯,当时是有些恍惚的。我总在傻想,如果家在这里,清晨日暮,可以与爱人徜徉栈道,该是如何的良辰美景?

烟雾遮住了山的本来面貌。我们刚到“巨蟒出山”景点,正准备在浓雾包裹之下的“巨蟒”前留影时,太阳出来了。

阳光轻轻地剥去“巨蟒”身上的雾衣,一层层,温柔地。当地老师指着前方一座雕塑般的山头问大家:看,那像什么?只见一个齐耳短发、从容安静的“女子”端坐在对面山巅,下半身云雾缭绕,头顶却是一片湛蓝。

大家异口同声说:女人。老师说,对了,这是司春女神,她与“巨蟒”遥遥相望,深情,凝重,其中有个美丽

“之”路神来

关乎子孙后代的幸福路。

你再仔细看看,在“下庄筑路英雄谱”中,满满当当地镌刻着102位当年以生命挑战悬崖的普通村民的姓名。尤其引人注目的,是沈庆富、黄会元、刘从根、向英雄、刘广周、吴文元一位。

我的思绪顿时飞回昨天参观的巫山博物馆。在该馆一楼大厅的巫山县脱贫攻坚成就展中,播放着黄会元父亲得知儿子遇难后的一段影像资料。老人的话语再次萦绕在耳边:“因开山凿路死了不怨公家,哪怕我儿子死了,我也希望大家再努力一把,我们公路修通了,就摆脱这个贫困了……”

就在这层峦叠嶂的群山之间,一群又一群大字不识的下庄人,用铁锤钢钎,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二十多个“之”字拐,以时代楷模之精神,刻画出“与天斗,向死生”的传世杰作。凿出的是若干个“之”,立起的是大写的“人”。下庄百姓铸就的鬼斧神工之作,是流芳百世的珍品,更是博物馆新时代的镇馆之宝。

香烟袅袅,芳草萋萋。

经过脱贫攻坚的持续用力,如今的下庄处处可见整整齐齐的楼房、干干净净的院落、郁郁葱葱的果树、接踵而至的游客。村民们脸上满足的笑容,似乎在叙说他们的生活已迈上甜蜜的康庄大道。

然而,下庄人的勤劳和朴实并没有因为名声大噪而改变。车行山间,随处可见高山陡坡、沟壑纵横之间,处处有十来平方米的巴掌地和忙碌的村民。

土地被收拾得平平整整,拉得笔直的条条地膜上,翠绿的嫩芽在风中摇曳。乡亲们弯腰仔细察看,蹲下用手搓捻着土壤,打扫着杂石野草,像极了照顾婴童的模样。

我不禁感叹,千百年来,人们习惯用种植的方式表达对土地最深的热爱,巴掌地虽小,但是只要油润的泥土里长出旺盛的小生命,乡亲们收获的就是一份自力更生、不等不靠的幸福。

走出下庄村愚公讲堂的小平房,不远处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她正俯身拔菜,身前同样是一块巴掌地,地里挨挨挤挤地长满了青菜。看得出来,这是农妇在屋前花坛里特意开辟的一块青绿。

“这是毛支书的妻子王大姐,平时身体不太好,就在家干点简单的农活。”同行的村干部介绍说。

毛支书,就是下庄村党支部书

记、村委会主任毛相林。正是他带领村民向绝壁挑战,历经7年时间,凿出了一条“天路”。2021年2月25日,毛相林被授予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我赶紧走到王大姐跟前,表达对他们一家人的敬意。眼前的这位农家妇女,一头花白的短发,历经风吹日晒的脸庞有些黝黑,眼角皱纹明显。走在田间地头,你一定想不到,这就是胸挂“时代楷模”荣誉奖章的英雄之妻。

在下庄村考察过程中,村干部还告诉我,下庄村种植组荷兰柑橘650亩,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的主渠道之一,而这里面也有毛相林家人的一份功劳。

原来,当年路修通之后,县里的农技专家就告诉毛相林,下庄是一个种植组荷兰柑橘的宝地。但是,对于世世代代都以种土豆、玉米为生的乡亲们而言,要破天荒地种橘子,能不能卖得出去?能挣多少钱?村民心里直打鼓,大家都在等待观望。

看到这样的情形,毛相林的儿子毛连军站了出来。原本在城里打工,收入稳定的他,自费到外地学习技术,携家带口回到村里,自己先种上10亩柑橘,同时还无偿为乡亲们提供技术支持。

看到有了先行者,大家心头的石头这才落了地。如今,毛连军成了村里管理柑橘的一把好手,要是在山坡果林间,看到一个手把手教村民打窝种树的男子,多半就是毛连军。

在古文中,“之”字常用作助词,连接词句周遭。当我们感慨于毛相林带领村民铸造“不信天、不认命”的人间奇迹时,也感动于在他周围的亲眷家人。正是有了他们的鼎力支持和默默奉献,才成就了“当代愚公”的传奇故事。

我生长在苏北的里下河地区。还记得小时候,身为村支部书记的父亲虽然事务繁忙,但常会来我们村小转转,打探学生读古诗、写大字的情况。所以,后来我不论到哪个扶贫乡村,都会留意当地基础教育的状况。

此行下庄前,我曾专门查阅了资料。以前由于道路崎岖、信息闭塞,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,下庄村仅培育出1名大学生、5名中专生。如今的下庄孩子,学习环境如何?是不是可以得到与城里相差无几的教育?还有那些从下庄走出去的年轻人,他们现在的发展还好吗?

带着对年轻一代的关注,我们此番考察的重点之一便是村里的教学点。刚走进平整干净的院坝,便听到教室里传出老师的授课声。走近一

看,教室里整齐坐着十来个孩子。看到我们,孩子们纯净的眼睛里有一丝羞怯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站在讲台上那位约莫20岁的男老师,却是一脸明媚,镇定自若地操作着多媒体课件,讲述着精心准备的教学内容。我想,这一定是一位出过大山、见过世面的男儿。

目睹了窗明几净、设备齐整的教学环境,我们不忍心继续打扰孩子们的学习,快速离开了教室。真是如我所料,后来,同行的同事告诉了我一段这位老师的故事。

下庄村开始修路的时候,村里有一个男孩只有5岁。在男孩的记忆中,比他大四五岁的哥哥姐姐们要想读初中,就必须背着书包、带着玉米和咸菜,爬上“一百零八道拐”去镇里,经常是早上天不亮出发,快天黑才走到学校。路险,又苦,很多人都辍学了。相比之下,男孩觉得自己很幸福,因为等到自己读初中时,路已经修好了。那时候,条件好的孩子可以坐车上初中,但男孩家条件不好,仍是走路上学。后来,男孩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,在外工作几年后,因为村小缺老师,在毛支书和父亲的召唤下,他毅然舍弃月薪六七千元的工作,回到了下庄。他说,下庄的土地养育了我,下庄的土地更吸引着我。

这个男孩就是站在讲台上的授课老师,彭溢。

听了同事的讲述,我不得不得感慨万千。这不仅是感动于彭老师的反哺感恩,更是因为从他身上,我们看到了下庄村持续发展的年轻力量。

这两年,下庄村返乡的村民越来越多,两百多名外出务工村民,目前已有百余人选留下。除了彭溢,还有说服女朋友和自己一起回来,在网上直播带货下庄农产品的毛连长,更有大学毕业后,立志把下庄农家乐做成精品工程的袁家姑娘……

据查,甲骨文之“之”字是脚离开地面的示意图,由此产生“往”的含义。今天,当我们看到更多的下庄年轻一代,沿着父辈开凿的“之”字路,阔步前行在致富路和振兴路上,不由得倍感欣喜欢畅。

“山凿一尺宽一尺,路修一丈长一丈。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,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。”这是毛相林动员村民修路时说的话。

是啊,创造人间奇迹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苍天神灵,而是这些不向命运低头的平凡英雄!

山依然高耸,那是下庄人挺起的不屈脊梁;路还在蜿蜒,那是下庄人留下的神来之笔。

北窗最爱虞山色

□ 周龙兴

“北窗最爱虞山色”,这是明代画家沈周的诗句,偶然读到,喜之不尽。文人画到了明代,诗书画印已融会贯通。“北窗最爱虞山色”,或许是作者送给友人的丹青手帖,又或是一句题画诗,尺素上绘着近水远山、吴门烟雨,毫不掩饰那一刻的眷恋与喜欢。

时不时会想写一些家乡的文字,总绕不过的一个人便是沈周。沈周,字启南,号石田,明代书画大师,“明四家”之一,吴门画派的开山鼻祖。他隐居苏州阳澄湖畔,成了一位乡贤,我且称之石田先生。

阳澄湖畔,我亦生于斯,长于斯。我怀念的确切地址是阳澄湖镇湘城枪堂村(7)里翁61号。说到怀念,也已然渐行渐远。它短暂地留在更新缓慢的身份证件上,长久地留在淡淡乡愁的另一边,时时入梦来。

阳澄湖镇是清水大闸蟹之乡,也是沈周故里,位于苏州最北边,与常熟接壤,而我所在的村子恰连接着常熟的辛庄镇。里翁,江南水乡很普通的一个自然村,田连阡陌,河道纵横,村子在河岸边错落有致,自然生长。透的照片不多,多是在菜花黄的时候拍的,成了回忆的一个起点。在那清晰度一般的照片里的淡淡春色后,依稀还能看到一抹含黛远山。

我在那里度过了完整的少年时代,直到大学二年级。后来的离开,有点无奈。那里被规划成开发区,历经征地、拆迁,我们辨别村庄。我想村名应该还会留下,可能变成新开辟的公交线路中的某个站点。已经留下的是石田路、启南路、画师湖路,路名都跟沈周有关。

石田路、启南路、画师湖路,构成了开发区的主干道,也差不多包围了我的村庄。我现住在启南路南端的一个拆迁小区,上班沿着启南路一路向北就到工作单位了,很近很方便。工作日会经过从前的村庄,我已看不到从前一星半点的影子了,只有一座座厂房不紧不慢地拔地而起,欣欣向荣。不变的是还能在路尽头看到一座山,跟从前一样。

“十里青山半入城”,城是常熟城,山是虞山,点点吴山之一,也正是我们在阳澄湖畔可以望见的那一抹倩影。五百多年过去了,空间的位置其实并没有变,只是视野在历史的流

□ 章铜胜

天冷了,本来放在阳台上的两株白兰花移到了室内,一株放在书房的南窗下,一株放在楼上的走廊里。已经冬天了,两株白兰花还不时地冒出一两个花苞来,给我小小的惊喜。夜里上楼,走到楼梯转角处,就能闻到白兰花淡而好闻的香气。书房里阳光很好,楼梯转角处只有向南的窗户有阳光照进来,为了光照更充足一些,妻将楼梯转角处东窗上的竹帘卷了起来,这样从早晨到下午,走廊里的那株白兰花都能见到阳光了。夏天和秋天的时候,因为怕晒,竹帘一直是放下来遮阴的,现在卷起来,室内不仅有了阳光,也显得更亮堂了一些。

昨夜夜里,忙完一天的事情,上楼去书房,刚走到楼梯转角的地方,感觉有些和往常不太一样,一抬头,发现东窗上挂着一轮明亮的月亮,才想起今天已经是农历十六了,怪不得那月亮又圆又亮。我站在那儿望着月亮,怔了怔,竟有一种久违的感觉。记得今年夏天,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公园里的湖边散步,从湖心长堤上走过去,城市的灯光围绕在湖边,也漂漂荡荡在湖面上,有暖风吹来,暖暖而又暖味。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氛围,月亮明媚的夜里,感觉要好一些。

月明之夜,走到湖心长堤的拱桥上时,我会停下来,站在桥上,抬头看一会儿月亮。我会双手合十放在胸前,对着月亮,默念一些想说的话,有对亲人的思念,也有对生活的感念。我总觉得,在清明如水的月光里,适宜默念一些清澈透明的心思,月亮会知道我的心思,自己也会因此得到些许安慰。

这几天正在读现代作家周瘦鹃的书。周瘦鹃的文字太闲、太安静,我不大喜欢。但读到他在1943年5月13日返回苏州时写的几则日记,多次提及“爱月眠迟”的记录,觉得有些趣味。他在5月18日的日记结尾说:“是夕为月圆三五之夕,独立梅丘上,看月久之,迟迟不即眠,盖不欲拟(摹)负好月

年里模糊了些,现在需要寻一个空旷处,像笔直马路的尽头,抑或试着择一高处,才能触及在明代看来寻常的风景。

望虞,很喜欢的一个词。苏州和无锡有一条界河叫望虞河,只是此虞非彼虞,指的是虞姬。南通有一座望虞楼,是晚清状元张謇为纪念翁同龢而建。翁同龢,常熟人,清咸丰六年(1856年)状元,先后担任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,对张謇有知遇提携之恩。翁同龢仙逝后归葬虞山。张謇为缅怀恩师,特地在长江边的马鞍山最高处建了一座虞楼,以远眺虞山。南通,是我除苏州以外生活最久的一座城市。大学四年,江海之滨,青春烂漫。学习、生活之余,我常会来到长江边,登临远眺,看到隔岸浩渺烟波外一座山的淡淡轮廓时,乡愁便有了一个稳稳的归处。

望虞,最悠然惬意还是在窗前。五百多年前的沈周故园叫沈氏西庄,雅室叫有竹居。先生酷爱竹,居室四周遍植翠竹。有竹居是书房,亦是会客之所,这里款待过吴中名贤王鏊、吴宽,也宴饮过江南才子文徵明、唐寅。他们在雅集的间隙,应该会随着主人的目光一起透过北窗,目游骋怀,那边刚好还有一座山。

现在启南路南端有一个自然村叫庄前,我一直觉得那是历史上的沈氏西庄投在现代的影子。庄前隔河对岸是省保单位沈周墓,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从前那里或许就是沈氏西庄吧。启南路北端是画师湖,一个小到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湖泊,它总出现在记忆深处那连绵的田野尽头,那里定留下过先生策杖而行的身影。在明代,我想先生会时不时沿着差不多这样的路,去画师湖写生吧。

我们可能游过许多地方的山,见过许多地方的水,最爱的永远是家乡的那一山一水。“北窗最爱虞山色”,一语道出了阳澄湖畔人们的山水初印象。带着这山水印记,我们时而出发,时而复归,回来再审视下眼前的山水,内心多了一层收获与沉淀。历史上的沈周一生未应科举,行游也大多在苏州周边,不出江浙。晚年散《卧游图册》,有枇杷、菜花、平坡散牧等山水、花鸟小景。“此册方可尺许,可以仰眠匡床,一手执之,一手徐徐翻阅”,卧之游之,“心与天游谁得知”。

爱月眠迟

色耳。”在第二天的日记开头又说:“昨夜有佳月,梅屋踞梅丘高处,受月最多,一窗一闼,悉沉浸银海中,不灯而明,爱月眠迟,堪为我咏。比夜半梦回,见四壁澄澈,疑已破晓,顾万籁寂然,宿鸟无声,始知明明者月,于是纳头复眠,而眠乃弗熟,斯须即起,起则立趋园中漫步。”周瘦鹃的爱月眠迟,或是于午夜梦回时漫步园中月下,在我看来,都是极有意味的事情。

这几年,忽然开始喜欢安静的氛围了。喜欢月夜的独处,有时是在公园里,于月下独自漫步,有时是在家中,在书房里捧书静读,累了,静静地听听夜声,看看窗外无声移动的月影。总希望眼前的时光就这样安静地流走,也希望自己能够感受到时光悄然流逝时的安然恬静。

爱月眠迟,是赏月玩月,是耽溺于月的忘我。赏和玩,都是一种爱,一种珍惜。而对于月,我只是喜欢,喜欢看着月亮,看着月光下的一切景物,它们和白天时是不一样的。看着看着,也会忘记烦恼,也会因喜欢而忘眠。有时中夜梦回,看着床前的一地月光,再看看中天如银盘般的圆月,不免有些怅然,不知梦回几时,只是呆呆地看一会儿,又痴痴地想一阵子心事,复又成眠。第二天早晨醒来,很快便会忘记昨夜的月亮。

我想,我在今夜抬头看了一下天上的明月,寻月而不得见的日子,我也不至于纠结。今夜月好,会爱月眠迟,也会梦里见月,如此而已。

本版插画 王超